

钓源的灯

江子



上图：钓源村全景。

左下图：花径。

右下图：香樟书院启蒙礼。

李柳生摄



位于江西吉安钓源村，据说曾经是个彻夜灯火通明的地方。清朝咸丰年间，这个人口过万的村庄忽然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南京”。人们骑着马，从吉安府、赣州府、周边县城赶来，出入村里的酒楼、茶馆、烟馆、戏院、客栈，展开着商贸信息交流及江湖博弈。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商人、富家公子，乃至衙门幕僚、帮会代表等。官灯、马灯、汽灯、烛火等各种灯具挂在巷子里、门口和各种场所的桌子上、台面上。那些马匹被拴在村里人家的门前（现在村里很多古民居门前还保留了顶上雕了狮子造型的拴马石柱），要么踢踏着腿，摇着尾巴，打着响鼻，要么陷入沉思。夜色已深，它们的瞳孔，是另一个意义的灯盏。天空寂寥，弯月如钩，星星如钻，它们是挂在天上的灯，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这乡野间热腾腾的人世。

可钓源并不仅仅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欢场，更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明之地。吉安自古为人文重镇，科举考试进士三千全国第一，而吉安文化历史的开创者，就是北宋时期的吉安永丰人欧阳修。而钓源的欧阳，与同属吉安的永丰欧阳修家族同宗，据说欧阳修的先祖在此开基，之后根脉由此蔓延至欧阳修的家乡永丰沙溪。南宋年间，欧阳修的七世孙欧阳腾又从永丰沙溪漂流到此，民间把这种行为称为“继嗣”。村庄奉欧阳修为血脉圭臬，为高高举起的精神之灯，以崇礼重学为根本，历史上出过六十多个举人、进士，祠堂门口矗立的许多旗杆石，就是这一荣光的证明。清朝乾隆年间，有欧阳衡出任宁国知府。村庄后来由崇礼重学转入经商，成了远近闻名的商业村，在许多省份都有产业，又以村庄为依托做起了服务业，最终演绎成鲜衣怒马的喧嚣欢场。

我于本世纪初到钓源，那些古民居、祠堂、书院、牌坊、庙观、别墅等墙体斑驳的建筑按照一种奇特的逻辑摆在村子之中，村中又有暗喻了某种风水原理的七口水塘，夕光如瀑，暗影重重，整个村庄给了我无比显豁而老派的印象。

后来我调入省城一文化部门。因为工作性质和吉安籍贯，我经常陪着省城及外地爱好古村的朋友去钓源。接下来我看到的是村庄的急剧败落。村庄的核心是人，可随着城镇化加快，依然待在村庄的人数呈直线式下降。离开吉安后再去钓源，经常只看到一些蹒跚的佝偻背的老人们，在青石板铺就的巷子阴影里移动。有时候转几条巷子都难得看到人。越到后来，我们看到的钓源，墙体更加斑驳，古建筑不断颓圮，七口水塘水如墨色，深不可测。

今年，吉安的朋友告诉我，拜乡村振兴所赐，现在钓源变化不小。夏日的一个下午，我又一次抵达钓源村。眼前的钓源村的确让我陌生——如果以往的钓源村是封闭的，陈旧的，暗淡的，荒凉的，那现在的钓源，就是开放的，现代的，明亮的，欢腾的。我看到的是村庄的古建筑都得到了大幅改造。除了将有所损毁的建筑按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复，不少古建筑的功能得到拓展，如原本封闭、压抑和阴森的祠堂，变成了村史、农耕用具等不同主题的文化展示空间。

村庄的基础设施也大为改善。过去的钓源没有污水处理系统，没有公共卫生设施，而现在的钓源，公共卫生间规划有序，重新铺设了排污管道，并建污水处理系统，引

进外面的流水，让水在村中哗哗流动起来……村中到处可见建设者的匠心：绿色草地和无所不在的花卉。据说村落中种植的花，都是取自欧阳修诗词中所赞美的植物（植物旁边相应有着欧阳修的草木诗句）。另外，羊鞭草随处可见，成为村落中花草的主题之一。绿地，花丛，蓝色的羊鞭草，让古老的村庄有一种童话和诗歌的美感。

我看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份，我凭猜测应该是官员、文化工作者、旅行者和青年学生。他们兴致勃勃，出入于宗祠、古民居，喝着茶或咖啡。也有一些人在劳作，给花浇水或服务来访的旅客。他们一看就是当地人，他们的脸上，都有着美好的光，那是身处幸福的人的样子。

三

夜幕降临，我们在当地朋友的引导下走在了围住村庄的樟树林之中的小路上。我们走在夜里，其实也是走在了光里——我们的脚下，是镶嵌得密密麻麻的绿点般大小同时光亮微弱的灯盏。

这毫无疑问是经典的乡村之夜。我们很放心地看到了钓源村依然精心地、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乡村夜晚的原色。它首先当然是黑的。大面积的黑如同黑漆，几乎所有古建筑的屋檐、道路、花草都在这黑中隐形，只是在一点天光中隐约现

出若干个屋顶勾勒的模糊轮廓。它当然是极静的，走在小路上，我们听到了蟋蟀的歌唱、蛙的鸣叫、狗的吠声与蜻蜓振翅的声响，闻到了草木之香，闻到了水的腥气，和大地令我们的灵魂无比安妥的土腥味。自古以来，它们就是村庄夜晚的主角，今夜，它们也当仁不让地是村庄的主角。

它当然也是亮的。树林之上微微闪烁的星星，云层中穿行的瘦月，乡村巷子中按照减光计划精心安置的昏黄的地灯，以及此刻树林小路上的灯光矩阵，构成了钓源村夜晚的光谱。作为一名纯粹的乡村后裔，我从这灯光中读出了丰富的外延：它们是光，是热。每个生命都可能是一盏灯。那曾经在村庄拴马桩旁呼吸过的马匹，那曾经村庄田地上劳作过的牛群，那田埂上叫过的青蛙、游过的虫豸，那祠堂里供奉的先人，族谱上的子嗣，都可能是一盏灯——他们有着不同的光亮，共同簇拥着乡村在悠长的岁月里沉浮。

这灯光也可能是中国当下的村庄本身。是的，无数个村庄，有可能就是无数个大地上的灯盏。它们有着自己的根脉、自己的苦难与荣光。在城市化进程日益迅猛的今天，它们可能逐渐暗淡，随时被自己体内经久的黑暗吞噬，但只要一息尚存，就会努力地在大地上亮着，亮着……

绍兴古城年味浓

吴敏

灯会主题不同、造型各异，如迎恩门水街的“宋韵主题”、黄酒小镇的“婚庆主题”等，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场绚丽多姿的视觉盛宴。

新春嘉年华系列活动同样精彩。今年的嘉年华活动以“4+N”的形式展开，围绕“乐在古城”“玩在古城”“购在古城”“云享古城”四大主题，在迎恩门水街、黄酒小镇、鲁迅故里步行街等场地开展“耍龙灯”“看大戏”“逛大集”“游花船”“闹花灯”“赏宋韵”“看展览”等系列活动。同时，越城区各镇街也将分别组织实施各类文化活动，丰富新春佳节民众的文化生活。

春节期间每天都有活动，以逛大集为例，在迎恩门水街举办特色小吃市集、年货展销市集、宋韵文创市集、宋韵咖啡市集；在黄酒小

镇举办传统非遗和国潮文创市集，开设植染、陶瓷、竹编、皮艺、木作、团扇、纸灯等体验活动；在鲁迅故里步行街举办国风派对、年俗文化展示、游园会等系列活动等，既体现绍兴本地的传统文化，也凸显时尚年轻潮流元素。

天地同乐古城夜，灯月交辉兔年春。绍兴市委副书记、市长施惠芳表示，在古城历史街区、重要门头、网红打卡点等地设置具有地方特色的系列活动，充分展示新年生机勃勃、幸福笃定的信心，可谓恰逢其势、正当其时，有力吸引了广大市民、各方游客走进古城，沉浸式体验“烟火气”、漫游式抚慰“平凡心”，有力擦亮了历史文化名城招牌、助推长三角最具文化标识度城市建设。

五台三声 空灵绝响

高峰毅文/图

作为世界景观遗产地的五台山，那穿越时空一千多年的梵音、空灵悠扬的佛乐，被誉为“中国传统音乐活化石”。然而，未被多数过客耳濡目染的五台山“三声”，则被当地人和切身体验到的客人称为空灵之声。这空灵三声，便是铃声、钟声、涛声。

五台山的铃声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塔院寺高耸入云的五台山标志性建筑——大白塔上的风铃声。

大白塔环周83.8米，通高75.3米，塔高56.4米，是1301年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尼泊尔式大塔，也是我国现存元代覆钵式塔最高建筑。大白塔基座呈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角形，塔身上面十三层，是由粗及细的轮状造型组成，称十三天，也称十三相轮，十三天上面盖着八块铜板，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位置安装，檐边吊装铜质垂檐36块，共安置风铃108个，连同束腰风铃，共252个。每当风吹铃响，风铃鸣四端，悠然成韵。

每当春、秋、冬五台山的季风季节，朔风呼啸，大白塔檐边和束腰处吊装的铜铃便吹响，随着风的缓急发出抑扬顿挫、千回百折的铃声，似一套依一定音列组成的旋律乐器，发出美妙悠扬的乐曲。尤其是在夜深人静之际，这随风作响、宛转悠扬的铃声，萦绕在核心景区内的夜空中，如一曲清灵的音乐区。

钟，中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钟便走进了佛教寺院，一般与鼓相对称，列于寺庙中轴线前面。五台山现有民国以前各朝代铸造的大钟约50口，但体量最大、声音最浑厚的要数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的开山寺庙显通寺钟楼的幽冥钟。悬挂于

名为“震悟大千”钟楼内的幽冥钟，铸于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钟身高达1.64米，厚约8厘米，外径1.8米，重达9999.5斤。以往五台山僧尼圆寂后，将名字写在纸上，贴在钟身，意为与钟共存。游人亦可到钟楼内把写有自己逝去的亲人名字的纸条贴在钟身上，以钟声寄托自己对亲人的哀思和祝愿。近年来，随着五台山游客的骤增，为了保护文物，避免古迹不堪重负而受损，故谢绝游客登临。现只作定夜用，即晨暮各鸣108下，意为晨破长夜，警睡眠。暮觉昏衢，疏冥昧。

发源于海拔3061.1米、被誉为“华北屋脊”五台山北台顶下的清水河，全长163公里，一般清水流量2.78立方米/秒，最终注入海拔624米的五台坪上的滹沱河，归入海河后，又汇入渤海。

这条被称为五台山母亲河的清水河，从紫霞谷口流入五台山风景区内，流经主景区内10多公里，不仅为主景区内的山清增加了水秀，联袂了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的旖旎风光，而且由于海拔由1700多米降至1500多米，河床较陡，加上河道处在两岸高山林密的峡谷之中，故每逢开河和汛期季节，主景区内清水河涛声不绝于耳。在汛期季节，随着河水上涨，流速也随着提速，涛声的频率和声浪也在增大。尤其是每逢夜晚，夜深人静之际，清水河的涛声似天籁之音，划破了主景区的万籁俱寂，让人在睡梦中有着枕涛的惬意。如果遇上西北风的天，大白塔上宛转悠扬、清脆悦耳的风铃声和晨暮幽冥钟浑厚深沉、回荡天宇的钟声，三声交织，空灵绝响，宛如一曲扣人心弦、荡气回肠的交响乐章。



五台山风景。

寻幽孔城老街

吴春富

巷弄是老街的血脉，巷弄多说明老街建筑体量之大。巷弄代表着市民文化，巷弄愈多，无疑也代表市民文化之厚重。

地处江淮之间、航运通达长江的安徽省桐城市孔城老街位于孔城老河两岸，街两边各七进深房屋，有着“七巷十三弄”之迷魂阵般布局。

老街的魂魄藏在巷弄的深处。走在镶嵌于孔城老街高墙深宅间的“七巷十三弄”，仿佛走在三国（吕蒙于此屯兵）至今的悠长历史里，孔城老街的每一条巷弄都拖着一串串长长的影子，都藏匿着一段段老旧的时光，都流传着一个个活色生香的故事，都飘着一行行多情的诗句。

孔城老街的“七巷”包括寺巷、一人巷、财神巷、书院巷、太平巷、公平巷以及姚人巷，它们或象形或会意，有的有一番来历，有的有很深的寓意。

寺巷，位于孔城老街五甲（地段）、六甲交汇处，全长约80米，是老街通达孔城老河湾的重要出口，也是前街和后街最宽的巷道，它既称巷，又是街。寺巷顾名思义与“寺”有关，明清及民国时期诸多宗教建筑都在巷内及周边，巷子北边有当时名气很大的“华清池”（澡堂）。

一人巷，位于孔城老街二甲，顾名思义只能一人行走，它与桐城市区久负盛名的“六尺巷”有异曲同工之妙。据传毗邻而居的陆氏、马氏于清末年间在此建房，本着睦邻友好，相互谦让之礼，两家在南北各退让40厘

米，故而产生窄窄的巷道。一人巷于2010年修复，恢复原貌，游客在里面穿行，抬头仰望两边高墙，既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同时也感受到礼让文化的魅力。

书院巷位于老街三甲西后街，东西走向，它因坐落在此的清末桐乡书院得名，为学子课余“明恰”的过道。

十三弄包括朱家弄、火焰弄、仁家弄、曹家弄、古墓弄、长井弄、八开弄、长城弄、管家弄、牌坊弄、麦花弄、万年弄、枣树弄。“十三弄”夹杂在“七巷”之间，比“七巷”短且窄。孔城老街进深长，巷子是为了方便居民的出入，多了弄子，居民出入更加方便。

朱家弄位于孔城老街一甲，全长约80米，因过去巷内有朱姓大户得名。朱家弄两边的墙壁均为薄砖（中间填土，似如今的空心砖）砌成，经岁月剥蚀，如今砖面斑驳。

朱家弄里有豆腐坊，弄两边有雕匠铺、篾编铺、玉器铺，很多温润岁月、安抚“童心”的老手艺、老物件还能在这里见到。豆腐坊里有石磨、大灶，还有大缸，不仅能研磨出热气氤氲的豆浆，还能生发温暖肠胃的故事。冬日里磨豆子筛浆，烧热水，坐灶灶口，火舌往外吐，暖烘烘的。豆腐脑做好了，拿小碗舀满，往里撒点糖，喝上两口，从唇腔到肠胃都暖和。

孔城老街现存的巷弄成为孔城厚重历史的见证，也成为游客探古寻幽的“打卡”之地。



小朋友在迎恩门水街灯会上游玩。绍兴市越城区文化广电旅游局供图